四庫全書

史部

舊唐書卷一百五十二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列傳第一百二

馬璘　郝廷玉　王栖曜子茂元

劉昌子士涇　李景畧　張萬福

高固　郝玭　段佐

史敬奉野詩良輔附

馬璘扶風人也祖正會右威衛將軍父晟右司禦率府兵曹參軍璘少孤落拓不事生業年二十餘讀馬援傳至大丈夫當死於邉野以馬革裹尸而歸慨然歎曰豈使吾祖勲業墜于地乎開元末杖劒從戎自効於安西以前後奇功累遷至左金吾衛將軍同正至德初王室多難璘統甲士三千自二庭赴于鳳翔肅宗奇之委以東討珍寇陝郊破賊河陽皆立殊効嘗從李光弼攻賊洛陽史朝義自領精卒拒王師于北邙營壘如山旌甲

耀曰諸將愕眙不敢動璘獨率所部横戈而出入賊陣者數四賊因披靡潰去副元帥李光弼壯之曰吾用兵三十年未見以少擊衆有雄捷如馬將軍者遷試太常卿明年蕃賊寇邉詔璘赴援河西廣德初僕固懐恩不順誘吐蕃入寇代宗避狄陜州璘即日自河右轉鬬戎虜閒至于鳳翔時蕃軍雲合鳳翔節度使孫志直方閉城自守璘乃持滿外向突入懸門不觧甲背城出戰吐蕃奔潰璘以勁騎追擊俘斬數千計血流于野由是雄

名益振代宗還宫召見慰勞之授兼御史中丞永泰初拜四鎮行營節度兼南道和蕃使委之禁旅俾清殘寇俄遷四鎮北庭行營節度及邠寧節度使兼御史大夫旋加檢校工部尚書以犬戎浸驕歲犯郊境涇州最鄰戎虜乃詔璘移鎮涇州兼權知鳳翔隴右節度副使涇原節度涇州刺史四鎮北庭行營節度使如故復以鄭滑二州隷之璘詞氣慷慨以破虜為已任既至涇州分建營堡繕完戰守之具頻破吐蕃以其生口俘馘來獻

前後破吐蕃約三萬餘衆在涇州令寛而肅人皆樂為之用鎮守凡八年雖無拓境之功而城堡獲全虜不敢犯加檢校右僕射上甚重之遷檢校左僕射知省事詔宰臣百寮於尚書省送上進封扶風郡王璘雖生於士族少無學術忠而能勇武幹絶倫艱難之中頗立忠節中興之猛將也年五十六大歴十二年卒德宗悼之廢朝贈司徒璘久將邉軍屬西蕃寇擾國家倚為屏翰前後賜與無筭積聚家財不知紀極在京師治第舍尤為

宏侈天寶中貴戚勲家已務奢靡而垣屋猶存制度然衛公李靖家廟已為嬖臣楊氏馬廐矣及安史大亂之後法度隳弛内臣戎帥競務奢豪亭館第舍力窮乃止時謂木妖璘之第經始中堂費錢二十萬貫他室降等無幾及璘卒於軍子弟護喪歸京師士庶觀其中堂或假稱故吏爭往赴弔者數十百人德宗在東宮宿聞其事及踐祚條舉格令第舍不得踰制仍詔毁璘中堂及内官劉忠翼之第璘之家園進屬官司自後公卿賜宴

多於璘之山池子弟無行家財尋盡

郝廷玉者驍勇善格鬭事太尉李光弼為帳中愛將乾元中史思明再陷洛陽光弼㧞東都之師保河陽時三城壁壘不完芻粮不支旬日賊將安太清等率兵數萬四面急攻光弼懼賊勢西犯河潼極力保孟津以犄其後晝夜嬰城血戰不觧將士夷傷光弼召諸將訊之曰賊黨何面難抗或對曰西北隅最為勍敵乃亟召廷玉謂之曰兇渠攻西北者難奈爾為我決勝而還辭曰廷

王所領步卒也願得騎軍五百光弼以精騎三百授之
光弼法令嚴峻是日戰不利而還者不解甲斬之廷玉
奮命先登流矢雨集馬傷不能軍而退光弼登堞見之
駭然曰廷玉奔還吾事敗矣促令左右取廷玉首來廷
玉見使者曰馬中毒箭非敗也光弼命易馬而復徑騎
衝賊陣馳突數四俄而賊黨大敗於河壖廷玉擒賊將徐
璜玉而還繇是賊解中潬之圍信宿退去前後以戰功
累授開府儀同三司試太常卿封安邊郡王從光弼鎮

徐州光弼薨代宗用爲神策將軍永泰初僕固懷恩誘吐蕃迴紇入犯京畿分命諸將屯於要害廷玉與馬璘率五千人屯於渭橋西窯底觀軍容使魚朝恩以廷玉善陣欲觀其教閱廷玉乃於營內列部伍鳴鼓角而出分而爲陣箕張翼舒乍離乍合坐作進退其衆如一朝恩歎曰吾在兵閒十餘年始見郝將軍之訓練耳治戎若此豈有前敵耶廷玉悽然謝曰此非末校所長臨淮王之遺法也太尉善御軍賞罰當功過每校旗之日軍

士小不如令必斬之以徇由是人皆自効而赴蹈馳突有心破膽裂者太尉甞變已来無復校旗之事此不足軍容見賞王縉為河南副元帥詔以廷玉為其都知兵馬使累授泰州刺史大歴八年卒追録舊勲贈工部尚書

王栖曜濮州濮陽人也初遊鄉學天寶末安禄山叛尚衡起義兵討之以栖曜為牙将下兖鄆諸縣軍威稍振進為衙前揔管初逆将邢超然據曹州栖曜攻之超然

乘城號令栖曜曰彼可取也一箭殞之城中氣慴遂拔曹州及衛居節制授右威衛將軍先鋒遊奕使隨衛入朝授試金吾衛將軍上元元年王璵為浙東節度使奏為馬軍兵馬使廣德中草賊袁晁起亂台州連結郡縣積衆二十萬盡有浙東之地御史中丞袁傪東討奏栖曜與李長為偏將聯日十餘戰生擒袁晁收復郡邑十六授常州別駕浙西都知兵馬使時江左兵荒詔内常侍馬日新領汴滑軍五千鎮之日新貪暴賊蕭庭蘭乘

人怨訴逐之而劫其衆時栖曜遊奕近郊為賊所脅進圍蘄州栖曜因其懈怠挺身登城率城中兵復出擊賊其衆大潰遷試金吾大將軍李靈曜叛于汴州浙西觀察使李涵俾栖曜將兵四千為河南犄角以功加銀青光祿大夫累加至御史中丞李希烈既陷汴州乘勝東侵連陷陳留雍丘頓軍寧陵期襲宋州浙西節度使韓滉命栖曜將强弩數千夜入寧陵希烈不之知晨朝弩矢及希烈坐幄希烈驚曰此江淮弩士入矣遂不敢東

去貞元初拜左龍武大將軍旋授鄜坊丹延節度觀察使檢校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貞元十九年卒於位子茂元茂元幼有勇畧從父征伐知名元和中為右神策將軍太和中檢校工部尚書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在安南招懷蠻落頗立政能南中多異貨茂元積聚家財鉅萬計李訓之敗中官利其財掎摭其事言茂元因王涯鄭注見用茂元懼罄家財以賂兩軍以是授忠武軍節度陳許觀察使會昌中為河陽節度使是時河北諸

軍討劉稹茂元亦以本軍屯天井賊未平而卒

劉昌字公明汴州開封人也出自行間少學騎射及安祿山反昌始從河南節度張介然授易州遂城府左果毅及史朝義遣將圍宋州昌在圍中連月不解城中食盡賊垂將陷之刺史李岑計蹙昌為之謀曰今河陽有李光弼制勝且江淮足兵此廩中有數千斤麴可以屑食計援兵不二十日當至東南隅之敵衆以為危昌請守之昌遂被鎧持盾登城陳逆順以告諭賊賊衆畏服

後十五日副元帥李光弼救軍至賊乃宵潰光弼聞其謀召置軍中超授試左金吾衛郎將光弼卒宰臣王縉令歸宋州為牙門將轉太僕卿兼許州別駕李靈曜據汴州叛刺史李僧惠將受靈曜牽制昌密遣曾神表潛說僧惠僧惠召昌問計昌泣陳其逆順僧惠感之乃使神表齎表詣闕請討靈曜遂翦靈曜左翼汴州平李忠臣嫉僧惠功遂欲殺昌昌潛遁及劉玄佐為刺史乃復其職又轉太常卿兼華州別駕玄佐尋為宋亳潁宣武

軍節度使昌自下軍為左廂兵馬使李納反以師收考城充行營諸軍馬步都虞候加檢校太子詹事兼御史中丞明年玄佐圍濮州昌攝濮州刺史李希烈旣陷汴州玄佐遣將高翼以精兵五千保援襄邑城陷翼赴水死自宋及江淮人心震恐時昌以三千人守寧陵希烈率五萬衆陣于城下昌深塹以遏地道凡四十五日不解甲冑躬勵士卒大破希烈希烈解圍攻陳州刺史李公廉計窮昌從劉玄佐以浙西兵合三萬人救之至陳

州西五十里與賊遇昌晨壓其陣及未成列大破之生
擒其將翟曜希烈退保蔡州自此不復侵軼詔加檢校
左散騎常侍隨玄佐收汴州加檢校工部尚書增實封
通前二百戶丁母憂起復加金吾衛大將軍贈其母梁
國夫人貞元三年玄佐朝京師上因以宣武士衆八千
委昌北出五原軍中有前卻沮事昌繼斬三百人遂行
尋以本官授京西北行營節度使歲餘授涇州刺史充
四鎮北庭行營兼涇原節度支度營田等使昌躬率士

衆力耕三年軍食豐羨名聞闕下復築連雲堡受詔城平涼以扼彈箏峽口昌命徒庀事旬餘而畢又於平涼西別築胡谷堡名曰彰信平涼當四會之衝居北地之要分兵援戍遏其要衝遂以保寧邊鄙加檢校右僕射昌初至平涼刼盟之所收聚亡歿將士骸骨坎瘞之因感夢於昌有媿謝之意昌上聞德宗下詔深自尅責遣秘書少監孔述睿及中使以御饌内造衣服數百襲令昌收其骸骨分為大將三十人將士百人各具棺櫬衣

服葬於淺水原建二塚大將曰旌義塚將士曰懷忠塚詔翰林學士撰銘志祭文昌盛陳兵設幕次具牢饌祭之昌及大將皆素服臨之焚其衣服紙錢別立二石堆題以塚名諸道師徒莫不感泣昌在西邊僅十五年强本節用軍儲豐羡及嬰疾約以是日赴京求醫未發而卒年六十四廢朝一日贈司空子士涇士涇德宗朝尚主官至少列十餘年家富於財結託中貴交通權倖憲宗朝遷大府卿制下給事中韋弘景等封還制書言士

涇不合居九卿辭語激切憲宗謂弘景曰士涇父有功於國又是戚屬制書宜下弘景奉詔士涇善胡琴多遊權倖之門以此為之助時論鄙之

李景略幽州良鄉人也大父楷固父承悅檀州刺史密雲軍使景略以門蔭補幽府功曹大歷末寓居河中闔門讀書李懷光為朔方節度招在幕府五原有偏將張光者挾私殺妻前後不能斷光富於財貨獄吏不能劾景略訊其實光竟伏法既而亭午有女厲被髮血身膝

行前謝而去左右有識光妻者曰光之妻也因授大理司直遷監察御史及懷光屯軍咸陽反狀始萌景畧時說懷光請復宮闕迎大駕懷光不從景畧出軍門慟哭曰誰知此軍一日陷於不義軍士相顧甚義之因退歸私家尋為靈武節度杜希全辟在幕府轉殿中侍御史兼豐州刺史西受降城使豐州北扼迴紇迴紇使來中國豐乃其通道前為刺史者多懦弱虜使至則敵禮抗坐時迴紇遣梅録將軍隨中官薛盈珍入朝景畧欲以

氣制之郊迎傳言欲先見中使梅錄初未喻景畧既見盈珍乃使謂梅錄曰知可汗初沒欲申弔禮乃登高壠位以待之梅錄俯僂前哭景畧因撫之曰可汗棄代助爾號慕虜之驕容威氣索然盡矣遂以父行呼景畧自此迴紇使至景畧皆拜之于庭由是有威名杜希全忌之上表誣奏貶袁州司馬希全死徵為左羽林將軍對于延英殿奏對衎衎有大臣風彩時河東李説有疾詔以景畧為太原少尹節度行軍司馬時方鎮節度使少

徵入換代者皆死亡乃命馬行軍司馬盡簡自上意受命之日人心以屬景畧居疑帥之地勢已難處迴紇使梅錄將軍入朝說置宴會梅錄爭上下坐說不能遏景畧叱之梅錄前過豐州者也識景畧語音疾趨前拜曰非豐州李端公耶不拜麾下久矣何其瘠也又拜遂命之居次坐將吏賓客顧景畧悉加嚴憚說心不平厚賂中尉竇文場將去景畧使為內應歲餘風言迴紇將南下陰山豐州宜得其人上素知景畧在邊時事上方軫

廬丈場在旁言景畧堪為邊任乃以景畧為豐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天德軍西受降城都防禦使迫塞苦寒土地鹵瘠俗貧難處景畧節用約已與士同甘苦將卒安之鑿咸應永清二渠溉田數百頃公私利焉廩儲備器械具政令肅智畧明二歲後軍聲雄冠北邊迴紇畏之天下皆惜其理未盡景畧之能貞元二十年卒於鎮年五十五贈工部尚書

張萬福魏州元城人自曾祖至其父皆明經止縣令州

佐萬福以父祖業儒皆不達不喜為書生學騎射年十七八從軍遼東有功為將而還累攝舒廬壽三州刺史舒廬壽三州都團練使州送租賦詣京師至潁州界為盜所奪萬福領輕兵馳入潁州界討之賊不意萬福至忙迫不得戰萬福悉聚而誅之盡得其所亡物并得前後所掠人妻子財物牛馬等萬計悉還其家不能自致者萬福給船乘以遣之尋真拜壽州刺史淮南節度副使為節度使崔圓所忌失刺史改鴻臚卿以節度副使

將千人鎮壽州萬福不以為恨許杲以平盧行軍司馬將卒三千人駐濠州不去有窺淮南意圖令萬福攝濠州刺史杲聞即提卒去止當塗陳莊賊陷舒州圓又以萬福為舒州刺史督淮南岸盜賊連破其黨大歷三年召赴京師代宗謂曰聞卿名久欲一識卿面且將累卿以許杲萬福拜謝因前奏曰陛下以一許杲召臣如河北諸將叛欲以屬何人代宗笑謂曰且與吾了許杲事方當大用卿以為和州刺史行營防禦使督淮南岸盜

賊至州杲懼移軍上元杲至楚州大掠節度使韋元甫
命萬福追討之未至淮陰杲為其將康自勸所逐自勸
擁兵繼掠循淮而東萬福倍道追而殺之免者十二三
盡得其虜掠金帛婦人等皆送致其家元甫將厚賞將
士萬福曰官健常虛費衣糧無所事今乃一小賴之不
足過賞請用三之一代宗發詔以勞之賜衣一襲宮錦
十雙久之詔以本鎮之兵千五百人防秋西京萬福詣
揚州交所領兵會元甫死諸將皆願得萬福為帥監軍

使米重耀亦請萬福知節度事萬福曰某非幸人勿以此相待遂去之帶利州刺史鎮咸陽因留宿衛李正已反將斷江淮路令兵守埇橋渦口江淮進奏舡千餘隻泊渦下不敢過德宗以萬福為濠州刺史召見謂曰先帝改卿名正者所以襃卿也朕以為江淮草木亦知卿威名若從先帝所改恐賊不知是卿也復賜名萬福馳至渦口立馬岸上發進奉舡淄青兵馬倚岸睥睨不敢動諸道舡繼進改泗州刺史魏州饑父子相賣餓死者

接道萬福曰魏州吾鄉里安可不救令其兄子將米百車往饟之又使人於汴口魏人自賣者給車牛贖而遣之為杜亞所忌徵拜右金吾將軍召見德宗驚曰杜亞言卿昏耄卿乃如是健耶詔圖形於凌煙閣數賜酒饌衣服并勑度支籍口畜給其費及陽城等於延英門外請對論事伏閤不去德宗大怒不可測萬福揚言曰國有直臣天下太平矣萬福年已八十見此盛事閤前徧揖城等天下益重其名貞元二十一年以左散騎常侍

致仕其年五月卒年九十萬福自始從軍至卒祿食七十餘年未嘗病一日典九郡皆有惠愛在泗州時遇德宗幸奉天李希烈反陳少遊悉令管內刺史送妻子在揚州以為質萬福獨不送謂使者曰為某白相公萬福妻老且醜不足煩相公寄意終不之遣由是為人所稱

高固高祖侃永徽中為北庭安撫使有生擒車鼻可汗之功官至安東都護事具前錄固生微賤為叔父所賣展轉為渾瑊家奴號曰黄芩性敏慧有膂力善騎射好

讀左氏春秋瑊大愛之養如已子以乳母之女妻之遂以固名取左氏傳高固之名也少隨瑊從戎於朔方德宗幸奉天固猶在瑊麾下是時賊兵已突入東壅門固引甲士亂揮長刀連斫數賊𢧵車塞闔一以當百賊乃退去衆咸壯之以功封渤海郡王李懷光既反德宗再幸梁漢懷光發跡邠寧至是使留後張昕取將士萬餘人以資援河中固時在軍中乃伺便突入張昕帳中斬首以徇拜檢校右散騎常侍前軍兵馬使貞元十七年

節度使楊朝晟卒軍中請固為帥徳宗念固功因授檢校工部尚書順宗即位就加檢校禮部尚書憲宗朝進檢校右僕射數年受代入為統軍轉檢校左僕射兼右羽林統軍元和四年七月卒贈陜州大都督

郝玼者涇原之戍將也貞元中為臨涇鎮將勇敢無敵聲振虜庭玼以臨涇地居險要當虜要衝白其帥曰臨涇草木豐茂宜畜牧西蕃入寇每屯其地請完壘益軍以折虜之入寇前帥不從及叚佐節制涇原深然其策

元和三年佐請築臨涇城朝廷從之仍以為行涼州詔
玭為刺史以戍之自此西蕃入寇不過臨涇玭出自行
間前無堅敵在邊三十年每戰得蕃俘必刳剔而歸其
屍蕃人畏之如神賛普下令國人曰有生得郝玭者賞
之以等身金蕃中兒啼者呼玭名以怖之十三年檢校
左散騎常侍渭州刺史御史大夫充涇原行營節度平
涼鎮遏都知兵馬使封保定郡王吐蕃畏其威綑紀欲
圖之朝廷慮失驍將移授慶州刺史竟終牖下

叚佐者亦以勇敢知名少事汾陽王子儀為牙將從征邊朔績効居多貞元末為涇原節度使練卒保邊亦為西蕃畏憚累至檢校工部尚書右神策大將軍元和五年卒

史敬奉靈武人少事本軍為牙將元和十四年敬奉大破吐蕃於鹽州城下賜實封五十戶先是西戎頻歲犯邊敬奉白節度杜叔良請兵三千備一月粮深入蕃界叔良以二千五百人授之敬奉既行十餘日人莫知其

所向皆謂吐蕃盡殺之矣乃由他道深入突出蕃衆之後戎人驚潰敬奉率衆大破之殺戮不可勝紀驅其餘衆於蘆河獲羊馬駝牛萬數敬奉形甚短小若不能勝衣至於野外馳逐能擒奔馬自執鞍勒隨鞍躍上然後羇帶矛矢在手前無强敵甥姪及僮使僅二百人每以自隨臨入敵輙分其隊為四五隨逐水草每數日各不相知及相遇已皆有獲勇矣與鳳翔將野詩良輔涇原將郝玼各以名雄邊上吐蕃嘗謂漢使曰唐國既與吐

蕃和好何妄語也問曰何謂曰若不妄語何因遺野詩良輔作隴州刺史其畏憚如此

史臣曰自盜起中原河隴陷虜犬戎作梗屢犯郊畿謀臣運策以竭精武士荷戈而不暇如璘昌之材力扼腕奮命欲吞虜于胸中郝史驍雄斬將搴旗將申威于塞外而竟不能北踰白道西出蕭關俾十九郡生民竟淪左衽僅能自保功何取焉雖運使時然亦將畧有所未至棲曜萬福之節槩景畧之負氣壯哉

贊曰馬劉史郝氣雄邊朔力扞獯虜終懋衛霍萬福義
勇景畧氣豪為人所忌慷慨徒勞

舊唐書卷一百五十二

舊唐書卷一百五十三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一百三

姚南仲　劉迺 子伯芻 孫寬夫 端夫 曾孫允章附　袁高

段平仲　薛存誠 子廷老 廷老子保遜 保遜子昭緯　盧坦

姚南仲華州下邽人乾元初制科登第授太子校書歷高陵昭應萬年三縣尉遷右拾遺轉右補闕大歷十三

年貞懿皇后獨孤氏崩代宗悼惜不已令於近城為陵墓冀朝夕臨望於目前南仲上疏諫曰伏聞貞懿皇后今於城東章敬寺北以起陵廟臣不知有司之請乎陛下之意乎陰陽家流希旨乎臣愚以為非所宜也謹具疏陳論伏願暫留天睠而省察焉臣聞人臣宅於家君上宅於國長安城是陛下皇居也其可穿鑿興動建陵墓於其側乎此非宜一也夫葬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是以古帝前王葬后妃莫不憑邱原遠郊郭今則西

臨宮闕南迫康莊若使近而可見死而復生雖在西宮
待之可也如骨肉歸土魂無不之章敬之北竟何所益
視之兆庶則彰溺愛垂之萬代則累明德此非所宜二
也夫帝王者居高明燭幽滯先皇所以因龍首建望春
蓋為此也今若起陵目前動傷宸慮天心一傷數日不
平且匹夫向隅滿堂為之不樂萬乘不樂人其可歡心
乎又暇日起歌動鍾于內此地皆聞此非宜三也伏以
貞懿皇后坤德合天母慈逮下陛下以切軫旒扆久俟

蓍龜始謚之以貞懿終待之以褻近臣竊惑焉非所以稱述后德光被下泉也今國人皆曰貞懿皇后之陵邇於城下者主上將日省而時望焉斯有損於聖德無益於貞懿將欲寵之而返辱之此非宜四也凡此數事實玷大猷天下咸知伏惟陛下熟計而取其長也陛下方將偃武靖人一誤於此其傷實多臣恐君子是非史官褒貶大明忽虧於掩蝕至德翻後於堯舜不其惜哉今指日尚遥改卜何害抑皇情之殊眷成貞懿之美號疏

奏帝甚嘉之賜緋魚袋特加五品階宣付史館與宰相常袞善袞貶官南仲坐出為海鹽縣令浙江東西道觀察使韓滉辟為推官奏授殿中侍御史内供奉充支使尋徵還歷左司兵部員外轉郎中遷御史中丞給事中同州刺史陜虢觀察使貞元十五年代李復為鄭滑節度使監軍薛盈珍恃勢奪軍政南仲數為盈珍讒毁德宗頗疑之十六年盈珍遣小使程務盈馳驛奉表誣奏南仲陰事南仲裨將曹文洽亦入奏事京師伺知盈珍

表中語文洽私懷憤怒遂晨夜兼道追務盈至長樂驛及之與同舍宿中夜殺務盈沉盈珍表於厠中乃自殺日旰驛吏闢門見血流塗地旁得文洽二緘一告于南仲一表理南仲之冤且陳首殺務盈上聞其事頗駭異之南仲慮釁深遂乞入朝德宗曰盈珍擾軍政耶南仲對曰盈珍不擾軍政臣自隳陛下法耳如盈珍輩所在有之雖羊杜復生撫百姓御三軍必不能成愷悌父母之政師律善陣之制矣上默然久之授尚書右僕射貞

元十九年七月終于位年七十四贈太子太保謚曰貞
劉迺字永夷洛州廣平人高祖武幹武德初拜侍中郎
中書侍郎林甫從祖兄子也父如璠昫山丞以迺貴贈
民部郎中迺少聰穎志學暗記六經日數千言及長文
章清雅為當時推重天寶中舉進士尋丁父艱居喪以
孝聞既終制從調選曹迺常以文部選才未為盡善遂
致書於知銓舍人宋昱曰虞書稱知人則哲能官人則
惠巍巍唐虞舉以為難今文部既始之以掄材終之

以授位是則知人官人斯為重任昔在禹稷臯陶之衆聖猶曰載采有九德考績以九載近代主司獨委一二小冢宰察言於一幅之判觀行於一揖之內古今遲速何不侔之甚哉夫判者以狹詞短韻語有定規為體亦猶以一小冶而鼓衆金雖欲為鼎為鏞不可得也故曰判之在文至局促者夫銓者必以崇衣冠自媒耀為賢斯又士之醜行君子所病若引文公尼父登之於銓廷則雖圖書易象之大訓以判體挫之曾不及徐庾雖有

至德以喋喋取之曾不若嗇夫嗚呼彼干霄蔽日誠巨
樹也當求尺寸之材必後於椽杙龍吟武嘯誠希聲也
若尚頰舌之感必下於蛙黽觀察之際猶不悲夫執事
處過龜策文合雅誥豈拘以瑣瑣故事曲折因循哉誠
能先資以政事次徵以文學退觀其理家進察其臨節
則厖鴻深沉之事亦可以窺其門户矣具載補剡縣尉
改會稽尉宣州觀察使殷日用奏為判官宣慰使李季
卿又以表薦連授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轉運使劉晏

奏令巡覆江西多所蠲免改殿中侍御史檢校倉部員外氏部郎中並充浙西留後佐晏徵賦頗有裨益晏甚任之大歷十二年元載既誅以逌久在職名拜司門員外郎十四年崔祐甫秉政素與逌友善會加郭子儀尚父以册禮久廢至是復行之祐甫令兩省官撰册文未稱旨名逌至閣草之立就詞義典裁祐甫歎賞久之數日擢為給事中尋遷權知兵部侍郎及楊炎盧杞為相意多醜正以故五歲不遷建中四年夏但真拜而已其

冬涇師作亂駕幸奉天迺卧疾在私第賊泚遣使以甘言誘之迺稱疾篤又令其偽宰相蔣鎮自來招誘迺託瘖疾灸灼徧身鎮再至知不可劫脅乃歎息曰鎮亦嘗忝列曹郎茍不能死以至於斯寧以自辱羶腥復欲汙穢賢哲乎歔欷而退及聞輿駕再幸梁州迺自投於牀搏膺呼天因是危惙絶食數日而卒時年六十德宗還京聞迺之忠烈追贈禮部尚書子伯芻伯芻字素芝登進士第志行修謹淮南杜佑辟為從事府罷屏居吳中

久之徵拜右補闕遷主客員外郎以過從友人飲噱為
韋執誼密奏貶虔州掾曹復為考功員外郎裴垍善其
應對機捷遷考功郎中集賢院學士轉給事中裴垍罷
相為太子賓客未幾而卒李吉甫復入相與垍宿嫌不
加贈官伯芻上疏論之贈垍太子少傅伯芻妻垍從姨
也或譏於吉甫以此論奏伯芻懼亟請散地因出為虢
州刺史吉甫卒裴度擢為刑部侍郎俄知吏部選事元
和十年以左常侍致仕卒年六十一贈工部尚書伯芻

風姿古雅涉學善談笑而動與時適論者稍薄之子寬

夫登進士第歷諸府從事實歷中入為監察御史嘗上

言曰近日攝祭多差王府官僚位望既輕有乖嚴敬伏

請令後攝太尉差尚書省三品已上及保傅賓詹等官

如人少即令丞郎通攝之俄轉左補闕少列陳岵進注

維摩經得濠州刺史寬夫與同列因對論之言岵因供

奉僧進經以圖郡牧敬宗怒謂宰相曰陳岵不因僧得

郡諫官安得此言須推排頭首來寬夫奏曰昨論陳岵

之時不記發言前後惟握筆草狀即是徵臣今論事不當臣合當罪若尋究推排恐傷事體帝嘉其引過欣然釋之寬夫弟端夫為太常博士駁韋綬謚議知名寬夫子允章煥章允章登進士第累官至翰林學士承旨禮部侍郎咸通九年知貢舉出為鄂州觀察使檢校工部尚書後遷東都留守黃巢犯洛陽允章不能拒賊不之害坐是廢于家以疾卒

袁高字公頤恕巳之孫少慷慨慕名節登進士第累辟

使府有賛佐裨益之譽代宗登極徵入朝累官至給事中御史中丞建中二年擢為京畿觀察使以論事失旨貶韶州長史復拜為給事中貞元元年德宗復用吉州長史盧杞為饒州刺史令高草詔書高執詞頭以謁宰相盧翰劉從一曰盧杞作相三年矯詐隂賊退斥忠良朋附者咳唾立至青雲睚眦者顧盻已擠溝壑傲很明德反易天常播越鑾輿瘡痍天下皆杞之為也爰免族戮雖示貶黜尋已稍遷近地若更授大郡恐失天下之

望惟相公執奏之事尚可救翰從一不悅改命舍人草之詔出執之不下仍上奏曰盧杞為政窮極兇惡三軍將校願食其肉百辟卿士嫉之若讎遺補陳京趙需裴佶宇文炫盧景亮張薦等上疏論奏次日又上疏高又於正殿奏云陛下用盧杞獨秉鈞軸前後三年棄斥忠良附下罔上使陛下越在草莽皆杞之過且漢時三光失序雨旱不時皆宰相請罪小者免官大者刑戮杞罪合至死陛下好生惡殺赦杞萬死惟貶新州司馬旋復

遷移今除刺史是失天下之望伏惟聖意裁擇上謂曰盧杞有不逮是朕之過復奏曰盧杞姦臣常懐詭詐非是不逮上曰朕已有赦髙曰赦乃赦其罪不宜授刺史且赦文至優黎民今饒州大郡若命姦臣作牧是一州蒼生獨受其弊望引常叅官顧問并擇謹厚中官令採聽於衆若億兆之人異臣之言臣當萬死於是諫官爭論於上前上良久謂曰若與盧杞刺史太優與上佐可乎曰可矣遂追饒州制翌日遣使宣慰髙云朕思卿言

深理切當依卿所奏太子少保韋倫太府卿張獻恭等奏裒髙所奏至當髙是陛下一良臣望加優異貞元二年上以關輔禄山之後百姓貧乏田疇荒穢詔諸道進耕牛待諸道觀察使各選揀牛進貢委京兆府勸課民戸勘責有地無牛百姓量其地着以牛均給之其田五十畝已下人不在給限髙上疏論之聖慈所憂切在貧下有田不滿五十畝者尤是貧人請量三兩家共給牛一頭以濟農事疏奏從之尋卒於官年六十中外歎惜

憲宗朝宰臣李吉甫嘗言髙之忠鯁詔贈禮部尚書
段平仲字秉庸武威人隋民部尚書段達六代孫也登
進士第杜佑李復相繼鎮淮南皆表平仲為掌書記復
移鎮華州滑州仍為從事入朝為監察御史平仲磊落
尚氣節嗜酒傲言時徳宗春秋髙多自聽斷由是庶務
壅隔事或不理中外畏上嚴察無敢言者平仲嘗謂人
曰主上聰明神武臣下畏懼不言自循默耳如平仲一
得名見必當大有開悟貞元十四年京師旱詔擇御史

郎官各一人發廪賑恤平仲與考功員外陳歸當奉使因辭得對乃入近御座粗陳本事上察平仲意有所啇以歸在側不言及奏事畢退平仲獨不退欲有奏啓上因兼留歸問之聲色甚厲雜以他語平仲錯愕都不得言因誤稱其名上怒叱出之平仲蒼黄又誤趨御障後歸下階連呼乃得出由是坐廢七年然亦因此名顯後除屯田膳部二員外郎東都留守判官累拜右司郎中元和初遷諫議大夫內官吐突承璀為招討使征鎮州

無功而還平仲與呂元膺抗疏論列請加黜責轉給事中自在要近朝廷有得失未嘗不論奏時人推其狷直轉尚書左丞以疾改太子左庶子卒

薛存誠字資明河東人父勝能文嘗作拔河賦詞致瀏亮為時所稱存誠進士擢第累辟使府入朝為監察御史知館驛元和初王師討劉闢郵傳多事上特令中官為館驛使存誠累表論奏以為有傷公體會諫官亦論奏上乃罷之轉殿中侍御史遷度支員外郎裴垍作相

用為起居郎轉司勲員外刑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改兵部郎中給事中瓊林庫使奏占工徒太廣存誠以為此皆姦人竄名以避征役不可許咸陽縣尉袁儋與軍鎮相競軍人無理遂肆侵誣儋反受罰二勑繼至存誠皆執之上聞甚恱命中使嘉慰之由是擢拜御史中丞僧鑒虛者自貞元中交結權倖招懷賂遺倚中人為城社吏不敢繩會于頔杜黄裳家私事發連逮鑒虛下獄存誠案鞫得姦贓數十萬獄成當大辟中外權要更

於上前保救上宣令釋放存誠不奉詔明日又令中使

詣臺宣旨曰朕要此僧面詰之非赦之也存誠附中使

奏曰鑒虛罪款已具陛下若召而赦之請先殺臣然後

可取不然臣期不奉詔上嘉其有守從之鑒虛竟笞死

洪州監軍高重昌誣奏信州刺史李位謀大逆追赴京

師上令付仗內鞫問存誠一日三表請付位於御史臺

及推案無狀位竟得雪未幾再授給事中數月中丞闕

上思存誠前効謂宰相持憲無以易存誠遂復爲御史

中丞未視事暴卒憲宗深惜之贈刑部侍郎存誠性和易於人無所不容及當官御事即確乎不拔士友以是稱重之于廷老廷老謹正有父風而性通鋭寶歷中為右拾遺敬宗荒恣宮中造清思院新殿用銅鏡三千片黄白金薄十萬番廷老與同僚入閣奏事曰臣伏見近日除拜往往不由中書進擬或是宣出伏恐綱紀漸壊姦邪恣行敬宗厲聲曰更諫何事舒元褒對曰近日宮中修造太多上色變曰何處修造元褒不能對廷老進

曰臣等職是諫官凡有所聞即合論奏莫知修造之所但見運瓦木絕多即知有用乞陛下勿罪臣言帝曰所奏已知尋加史館修撰時李逢吉秉權惡廷老言太切直鄭權因鄭注得廣州節度權至鎮盡以公家珍寶赴京師以酬恩地廷老上疏請按權罪中人由是切齒又論逢吉黨人張權輿程昔範不宜居諫列逢吉大怒廷老告滿十旬逢吉乃出廷老爲臨晉縣令文宗即位入爲殿中侍御史太和四年以本官充翰林學士與同職

李讓夷相善廷老之入內署讓夷薦挈之廷老性放逸嗜酒不持檢操終日酣醉文宗知之不悅五年罷職守本官讓夷亦坐廷老罷職守職方員外郎廷老尋拜刑部員外郎轉郎中遷給事中開成三年卒廷老當官舉職不求虛譽偘偘於公卿之間甚有正人風望贈刑部侍郎子保遜登進士第位亦至給事中保遜子昭緯乾寧中為禮部侍郎貢舉得人文章秀麗為崔胤所惡出為磎州刺史卒

盧坦字保衡河南洛陽人其先自范陽徙焉父巒贈鄭州刺史坦嘗爲義成軍判官節度使李復疾篤監軍使薛盈珍慮變遽封府庫入其麾下五百人於使牙軍中恟恟坦密言於盈珍促收之及復卒坦護喪歸東都後爲壽安令時河南尹徵賦限窮而縣人訴以機織未就坦請延十日府不許坦令戶人但織而輸勿顧限也違之不過罰令俸耳既成而輸坦亦坐罰由是知名累遷至庫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會李錡反有司請毀

錡祖父廟墓垣常為錡從事乃上言曰淮安王神道有功於草昧且古之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况以錡故累五代祖乎乃不毁因賜神道墓五戸以備灑掃及武元衡為宰相以垣為中丞李元素為大夫命垣分司東都未幾歸臺裴均為僕射在班踰位垣請退之均不受垣曰姚南仲為僕射例如此均曰南仲何人垣曰南仲是守正而不交權倖者也尋罷為右庶子時人歸咎於均旬月出為宣歙池觀察使三年入為刑部侍郎鹽鐵轉運

使改戶部侍郎判度支元和八年西受降城爲河徙浸
毁宰相李吉甫請移兵於天德故城坦與李絳叶議以
爲西城張仁愿所築制匈奴上策城當磧口居虜要衝
美水豐草邊防所利今河流之決不過退就二三里奈
何捨萬代永安之策徇一時省費之謀况天德故城僻
處确瘠其北枕山與河絶遠烽候警備不相統接虜之
唐突勢無由知是無故而蹙國二百里非所利也及城
使周懷義奏利害與坦議同事既不行未幾出爲劒南

東川節度使在鎮累年後請收閏月軍吏糧料以助軍行營人多非之貞元十二年九月卒年六十九贈禮部尚書

史臣曰古之諍臣有死於言者其次引裾折檻不改其操亦難矣哉袁高之執盧杞存誠之戮鑒虛有古人之遺風焉平仲觸鱗之氣糾其謬歟文洽奪章以攄府憤永夷絶食不飲盜泉節義之士也南仲非葬之言盧坦西城之議量之深也如數子道為時無君子乃是厚誣

贊曰靈草指佞諫臣匡失惟袁與薛人中屈軼寬夫雀躍廷老鴻軒姚盧啟奏君子之言

舊唐書卷一百五十三